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五十四至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賀賢智

唐會要卷五十四

宋 王溥 撰

省號上

門下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為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門下省開

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黄門省五年九月六日改為門下省至今不改

中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内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省龍朔年改為鳳閣神龍初年復中書省改元元年改紫微省五年復舊為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曰慰

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勑謂御畫發勑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奴婢五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以上則用之五曰勑旨謂百司之承旨而為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勑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勑牒隨事承旨而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勑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

曰制凡下之通於上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用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武德三年高祖嘗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

遲由内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内史宣敕或前後
相乖者所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
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危
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
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髙祖曰
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貞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
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

情事即有過遂無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敕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言

聖歴三年四月三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其年四月三日敕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録賜物色目附入敕函内

神龍三年二月十九日敕諸色理訴兼抑論内狀出付中書應制敕處分者留為商量自餘並封本狀牒送所

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賞賜須依格式迄無明文隨時比例制敕不言自今已後乃永為恒式者不得攀引為例

開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書門下厨雜料破用外有餘者宜分取

三年十月始用黄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二月詔制敕並用黄麻紙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加階入三品幷授官及勲封甲
幷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有
便即落下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幷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敕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過
中書門下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幷諸
軍應緣奏事或有請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陳奏
皆斷自天心在於臣下但宣行制勅奏文内則不合列

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後應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中書門下如有奏達聽進止勅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勅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狀應合宣行三紙已上皆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過中書省將兩本與門下省

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外六品以下正員自今已後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專知至建中三年閏正月十八日中書門下奏准貞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

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資以為遷授此國之大經也自艱難已來此法遂廢垂拱三十載伏望自大歴十四年已來量署具員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其升進黜退並准故事處分仍下天下州縣審勘責前資見任其鄉貫歴任官諱

同具狀中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勅中書門下兩省直省自今已

後所補不得取郎將已上官　大歷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勑中書門下先置法官兩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送諸司文狀檢勘節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行之事尚書省各依限録奏舊例經一宿即出如經三日不出請本司更修單狀重奏又三日不出即請本司長官面奏取進止其内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内具省案及宜黄送到中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即

事免稽滯及准開元十九年四月勅應加階并授及勲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岀至門下省重加詳覆駁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申上宜注事由牒中書省敕旨從之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現任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恒式

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授宜依

元和二年具員勅處分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內外文武官除授伏以為官擇人寔資進選舉能考績固切旁求必當按實循名聽言觀行事合先於詢衆道必惡於自媒進退之間風俗所繫近日人多爭競跡罕貞修或日詣宰司自陳功狀或上瀆宸扆曲祈恩授無受爵讓能之賢啓矜能伐善之弊亦有粗因勞績以授官榮及居今任別無課効唯引向前所事狀祇希更與遷陞凡是此流稍要立制伏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選吏跡有聞行已

務寔者隨才奬用如有志涉浮躁事近激求者量加擯斥所覬官修其方人思厲行勅旨宜依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内外常叅官改轉伏以建官涖事曰賢與能古之王者用以致理不聞其積日以取貴賤年而遷秩者也況常人自有常選停年限考式是舊規然猶慮拘條格或失茂異遂於其中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禮三傳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令不限選數聽集其實限年考者非擇賢能之術也故子違汝弼唯繫人才黜幽陟明

在課職業令據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具敕敕内常叅官並限年考各與遷轉則官修者沈滯職曠者僥倖恐非朝廷循名責實之意獎厲賢勞之道頻奉進止數遣商量須令百吏勤職衆官得人舉直措枉行於授受之際伏望從今以後内外常叅官並不論年考議事而遷位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後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則兾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職而以赴功唯御史臺刑憲是司憂責頗重其三院御史望納舊敕例比量

處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勑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為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請處奏官不經司檢尋未免姦偽日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并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及登科衆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書門下及三庫委給以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甲庫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

諸道奏論不實以有為無者臨時各加懲罰務使仕進

稽實永絶僥倖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舍下郎將等其堪

送名者請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

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敕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

如關錢穀刑獄等事有宣付諸司處置者宜更令覆奏

候正敕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二年改為東臺侍郎咸亨二年改為黄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為黄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為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為黄門侍郎大歷二年十一月四日復為門下侍郎其年月九日陞為正三品中書侍郎同門下之稱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温大雅為黄門侍郎至五年三月弟彦

博又為中書侍郎對居近禁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

貞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内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頓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説竊語殊非光益臣伏事聖主奉若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溢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寧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皇子亦須微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荆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滕密霍道四王尤為缺少臣

於芳春殿冒死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陋即似陛下于昆季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羣臣云不得使朕子多於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為法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太子亦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侍寵嘗請託於黄門侍郎宋璟正色謂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開元二年八月李嶠為黄門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崇遂薦為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巳下去其糾駮之權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密啓中書主事過咎逐之楊炎怒曰中書吾局也吏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中書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號内史侍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中改為西臺侍郎咸亨中改為中書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為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為中書侍郎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侍郎大歷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為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復為中書侍郎貞觀十九年中書侍郎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上疏曰竊見廢官僚五

品以上除名棄斥頓歷寒温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同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内官僚迴無關及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寃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藥布乃策名於彭越比於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于誅夷臣以忠良荷彼收擢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

於當朝經明行修播芳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撲或以忤旨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夭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其年四月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譴免職温彦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兾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岑文本曰非勲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及

興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切委之神用頓竭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不與我同返至幽州遇疾暴卒時年五十一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禕之嘗竊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詔宰臣謂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

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藴顥可除中書侍郎仍令宰臣宣旨秘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今知制誥有政事食者自顥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一好官缺即望諸宰相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言卿者朕常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故官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二年弟詵除給事中顥屢陳情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耶顥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藴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三年二月上謂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人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嶠亦不讓之卿所制文朕自識之自今以後每進書皆别録一本云臣某進朕

與留中丞令
已爲故事
十一年九月中書令張説薦崔沔爲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日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下上相維各申所見方爲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異同張説頗不悦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册贈太傅故事中書侍郎未嘗有三師者上以祐甫謇謇有大節特寵

累之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為從三品散官貞觀十七年六月四日改為職官置兩員以黄門侍郎劉洎為之隷門下省顯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隷門下省右隷中書省龍翔年改左右侍極咸亨年改為左右常侍郎廣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為正三品中書門下省各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加一員貞元

四年正月一日敕元額四員其新員宜依元數
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帝
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是知
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强不可得
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
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言至道

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兹雄辯浩然養氣簡披緗圖淡焉怡目

固萬壽於南岳齋百姓於東郊則天下幸甚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神形心氣非足為勞今聞讜言虛懐以改

寶應二年五月一日敕散騎常侍宜各置叅官兩人令自簡擇聞奏叅典亦置兩人

興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賈隱林拜舞因質言曰陛下性多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虛懐納之

貞元四年二月敕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正三品

官謂之待極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兼任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別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諷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例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勅令准故事行其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謀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騎常侍崔玄亮極諫上乃改容勞之申錫方免死責授開州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給事中龍朔中改為東臺舍人咸亨改為給事中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精苦心正為蒼生且我為人主兼持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卨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

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並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臣輒陳狂直伏待葅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駮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又卒及公主薨皎子駙馬王繇請與皎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駮之曰公主初昔降婚

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匹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絶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縣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縣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公主令與王皎合葬可否報之

貞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羣議以為超獎過當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於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有此超授羣情驚駭又齊總是判官今詔敕擢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未有敕令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總若可拔不假此舉致使人疑陛下臨御以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所難

改移即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録陛下
必須酬能即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臣聞四海舉
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
監察授之遐邇不甘凶惡騰口伏乞聖慈少回神理覽
臣所奏允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懇伏乞陛下試
停此詔密使人察聽必賀聖明聞納必賀聖朝無私臣
授中官謝具日已面奏詔敕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今齊
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右補闕劉伯芻復上

疏言之由是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親事特開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自袁高俞盧已後未嘗有可否時齊總竭浙東進奉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困急無不罪總及此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虚心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面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貞元為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張貞元次非遷授右補闕張正一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使宣諭孟

容諮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竊聞陛下數勑有司走於羣望祈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巫祝非誠抑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税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石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際

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征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歉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寔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罪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晰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

當免當伸者仍詔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天不鑒歲不稔從古未之有也疏寢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為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白宜别奏藩曰祗是文狀豈曰批敕裴垍言於上以為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勘嘗為左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

謝病去從史强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怨嫉累請貶降始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罪論奏吏不驗理或黜或徙訖貞元軍府化之至是上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奏曰孔戡以公正為盧從史所忌且歷職已久吉甫以宰相出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皎史官崔周正或處禁近或萃戎府皆為吉甫奏在幕

庭今從史以嫌忿干黷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戡官序雖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奸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懷疑懼事不可許上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

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異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

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兒舊挾名敕外别定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請宣下内府為定額特免差役時給事中薛存誠以為此皆奸人竄名以避傜役不可以許又咸陽尉袁儋與鎮軍相競軍人兼理遠肆侵誣儋反受罰一敕繼志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遷拜御史中丞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正令孤通為右

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獎用上命宰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鏄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兩稅榷酒鹽利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又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擡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雖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美之　十五年閏正

月上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當各令論駁
舉其職業時以李遜為浙東道監察使有政能入遷為
給事中嘗密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豈
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顔獻
可替否能幾憲宗嘉之遷戶部侍郎
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召給事中丁公著問
曰比聞外間自公卿至庶士多為酣宴皆極歡娛此蓋
時和人安有足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以臣愚見

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職漸恐煩勞聖慮上曰何故公著對曰賔嘉之禮古人所重皆務逹誠展敬不繼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譏其屢舞前代名士會賔客者或清談賦咏雅歌投壺期以杯觴獻酬不至於亂國家自天寳已後風俗奢靡宴處羣飲以諠譁沉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曽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方弘本草奬特降訓命禁其過差

則天下幸甚上嘉其言

太和二年八月敕凡制命須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合封進省審既畢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今尚書省御史臺所有制敕及官屬除不當封章上論其有事狀分明亦在舉按指事據實更言風聞及滯詔旨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訪聞按舉自準前後敕文不在此限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

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傅
開成三年八月敕給事中封駁制敕宜令李終具所駁
聞奏如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弘景上疏抗論中書權重
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臣等昨
於延英侯對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
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
則君尊君尊則國安國安在於尊名尊名在於行令君

人之理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行令于上而下論可否是上失其柄下繫于人也自太和以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昨韋弘景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所謂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揺動弘景受人指道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御史詰責賈誼有云人主如堂羣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上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横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絶上然之弘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望之洎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悦故白敏中教弘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五十四

唐會要卷五十五

宋 王溥 撰

省號下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為内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舍人龍朔中改為西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光宅改為鳳閣舍人神龍復改為中書舍人開元元年

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

貞觀九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樸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

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聃上奏曰齊獻公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風上納之其年三月十九日敕令突厥酋長子弟入事東宮齊聃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惟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陛闥小臣必採於端士

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事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葢殷勤於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册有司授選儀注忘載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名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史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

大足元年則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難唯中書舍人蘓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塡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職書詔草屢謂頲曰望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嘆曰舍人思若湧泉嶠所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六

負每一人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旣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便作量狀連本狀同進若狀語交訛恐煩聖恩臣旣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敕曰可

五年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達於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

事問高仲舒令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説自定侍從之官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已之親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詛謗起矣令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品高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審籌之不可貽後悔也説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云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無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練請依舊置監使敕旨令依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憑奏報開元初廢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為不可而止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衆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

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為之中書省案牘不行者十餘日四年二月以翰林舉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顧少連起居舍人吳通玄左拾遺常執誼並知制誥故事舍人六員通微等與他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誥而六員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掖數旬一歸家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詔報曰非不知卿勞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

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事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五年二月敕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聞奏然後至中書裁量多不至兩司中書便自處置自今後先付法司具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然後據事例裁斷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中書舍人職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按沿章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修舉

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知關機密者即且依舊
長慶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誥復授本官
者通計二周年然後各依本行轉郎中亦依二周年與
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轉前行一周年即與正
除如更是郎官知制誥合轉員外者亦以二周年為限
諫議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給事中并翰林學士別宣
並不在此限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
部郎中元稹繼掌命書稹常通結内官魏宏簡約車僕

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掣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

太和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遷轉之時合係勞逸頃者緣無定制其間多有不均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員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職滿一年後各從本秩遞與轉官如至前項

正郎即以周歲為限皆計在職日月以為等差不論本官年考頗叶通理凡是因職轉叙皆與此文相當其有本官已是前行年郎中年已深方被奬用即授官數月合正除比類舊制却成僥倖將垂永久須有商量自今以後有從前即行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凖此即遲速有據比類可遵並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敕旨依奏　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敕今後

大理寺結斷用文不當刑部詳覆於事不精即委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樞密遷授之後其他政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署言事理優劣奏進聽旨自兵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係於軍期決遣繁機專在宰弼伏以

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係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奏聞敕旨從之

大中六年六月敕太和中敕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為

得中實重官業自後因循不守有條典章遂使遷轉頻繁近日郤成壅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敕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於尚書六行郎中官精擇有文學行實公論顯著者以備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餘準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處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磎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協附權倖不合為相乃左授太子少

師時宰相崔昭緯與磎不協密遣崇魯沮之

諫議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正諫議大夫神龍元年二月復為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月十日勑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四日勑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董勸大歷七年三月十一日其四員外内供奉不尊過正貢數貞元四年五

月十五日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兩員其右諫議隷中書省至元和元年閏六月詔却置四員罷左右名

貞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於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聖王必設諫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已以納之其年上謂侍臣曰為政之道唯在得人

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對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由是衆皆信服昭帝曰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古義者此固非刀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𣫍組當時諫舜禹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𣫍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

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防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四年九月一日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而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諫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準諸常法罪未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臣所懷

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顧侍臣曰真諫議也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樂工宋四通入內教因以宮人通傳消息上令處斬仍遣附律蕭鈞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曰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回波詞衆皆為諂佞之文及自邀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說中書令蕭至忠曰此真諫議大夫
大歷十二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
旦晚任封狀進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滞如須側門
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于職
詔令不便于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寃抑在
人並宜極論得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詔六品以上亦
宜准此
貞元二年六月以祕書郎陽城為諫議大夫仍遣長安

縣尉孟寧齎束帛詣城夏縣所據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使中使齎章服衣而名見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充等以讒毀受譴朝廷慢懼上怒未解勢不可測滿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名宰臣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

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為延齡朝夕為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倘入相吾惟抱白麻慟哭後竟坐延齡事改為國子司業

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與為國子司業之與少居于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辟為從事因奉使京師之與逗遛不歸正已名之再三之與報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與焉敢歸使因逃匿於山險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官上知之故賞慰以為諫議大夫

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别鑄諫院印須免漏洩又累上言時事上不悦故改官未幾以事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河南江西宣慰議者以為諫官盡去恐乖大體於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時劉希昂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既黜後有李涉

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援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輔政化旣承恩寵不合斥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戣覽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投光順門達其疏戣聞之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為鑒戒者又言涉之奸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焉　十二年十月以比部員外郎張宿為權知諫議大夫初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宰臣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及起於卑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

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于等倫以此選求實愜公議其或事跡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遷皆于時論未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望實稍輕臣等所以累有奏請依資且與郎中事貴適中非於一人有薄厚請授宿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乃請以權知命之宿為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辯譎敢言追監撫登位之時驟承顧偉擢居諫列以舊恩數詔入禁中尋坐不容貶郴州郴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善補闕比部員外



郎擢為諫議大夫頗恃恩顧掌權者往往因之搏擊宿恩逞其志頗害清直之士韋貫之出時人亦以為宿有力焉宿亦隂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為淄青尉使卒于道路正直相賀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頻出遊晏時吐蕃寇邉諫議大夫鄭覃等進奏曰陛下即位以來遊晏過多畋遊無度今番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畋遊留心正道伏聞陛下晨夜昵

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賞賜縱内帑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邉上無急則支用罄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寔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恱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帝意乃解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名覃謂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鄾右補闕辛丘度左拾遺韋

璀温會於閤中奏事諫以上宴樂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耶宰臣等皆拜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至延英對宰臣又令慰諭焉

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殞身守位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呑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憕處難居守正色就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

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於心泊然无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綬式示光寵可守諫議大夫仍賜魚袋河南尹差官命所在敦諭發遣初李憕既為祿山所害源方八歲為賊所虜流浪南北輾轉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

有識認者以金帛贖之歸于親近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叅軍源遂絶酒肉不婚娶不役僮常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憕之别墅也寓于一室依僧而食人未嘗見其所習之業齊榮辱混是非熈熈而處其中葢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往眠其間至是御史中丞李德裕抗表薦故有是命時源年已八十餘　四年八月以諫議大夫賈直言為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丞充昭義軍司馬仍賜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時得罪死且飲之以毒藥

直言在側為中使手中掣得藥一飲而盡中使蒼黄復奏德宗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飲藥迷死一日藥潰左股而出却得生活體遂偏枯久之李師道請為從事直言具以逆順諭師道遂以紙畫轞車二枚呈師道師道問是何物答曰此是轞車因送罪人至京師者令天子神聖公為反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載于此車送都市顯戮豈不悲乎因大哭於前師道命殺之左右感其義莫有應者師道懼不敢殺遂牢囚之劉悟破師道得直

言於狴獄中而用之鄆師輸情皆因之以歸軍士無動搖者後失師亦不變于前宰臣上陳謂宜寵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劉泗累表乞留云軍中事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故復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羣臣候朝至宣政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絕晚不名羣官有至不任端立欲頓仆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已有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回

上意是某之罪遂出閤門赴仗頭待罪有頃喚入及朝百官趨出左拾遺劉棲楚獨進諫曰歴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寢宫闈日晏方起西宫密邇未過山陵皷吹之聲日喧于内臣伏見憲宗皇帝皆是長君勤恪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位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輾轉振響之聲聞于閤外門

下侍郎李逢吉懼栖楚致死遂宣言曰栖楚休叩頭聽進止栖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時有協比邪人動揺國本事又叩頭如前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栖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即退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叩頭中書侍郎牛僧孺遽請宣付栖楚云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乃拜舞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仗頭憊不能起矣栖楚出後宰臣于上前更贊其事上心乃白伏下遂降中書宣諭栖楚令歸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為

耳目所聞見諫官論事未有如今日之盛後一日有進止令中使持緋衫牙笏就宅宣賜栖楚旌拜起居郎堅讓不起遂歸東洛至十二月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伏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奏諫議大夫巡六典隋氏門下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

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案左氏傳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即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幃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升為正四品下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向後為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立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視一時

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諫議大夫官歷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于諷議之所賴則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啓納諫之門俾崇品秩迭用丞郎葢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攄故事諫議大夫掌規諫諷諭侍從贊相今分置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臣等叅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于典章永為定制

敕旨依奏

匭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廟堂東方木位主春其色青配仁仁者以亭育為本宜以青匭置之于東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勸農之事者可投書青匭名之曰延師匭南方火位主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宜以丹匭置之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者可投書丹匭名之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其色白配義義者以決斷為本宜以素匭置之于西有欲自陳抑屈者可投書于素匭名之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其色

玄匭智智者謀慮之本宜以玄匭置之于北有能告朕以謀智者可投書于玄匭名之曰通玄匭宜令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于廟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進入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滯如有人訴冤屈抑不得與投匭之列後方獲申則所由之官節級摽罪所冀寰中靡隔天下無冤其始魚保宗上書引揚州道士蔡裕製造焉理匭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

先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

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直各自防閑延引歳時拖曳來去呌閽不達撾鼓不聞抱恨銜寃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寃而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埃聖德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壅滯臣謹彈奏天寶九載三月十八日改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為匭令右補闕閻式請先視其事狀然後為投上責壅塞貶式為郎州武陵縣至大歴十

二年十二月二日有敕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
匭中依進來不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方便止遏
大歷十四年七月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競
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
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報投匭進狀如進狀人
未經三處理及事非冤屈輒妄來進狀者不在進限如
有急切須上聞不在此限其妄進狀者臣今後請并狀
牒送本司及臺府處理敕旨依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

日敕御史中丞依前充理匭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匭使貞元三年十二月知匭使右諫議大夫裴信奏其使典前凖大厯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敕用四人糧科令依六典置二人請置驅使官二人敕旨依奏

長慶三年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今後有投匭進狀者請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聞奏如無理妄訴本罪外加一等從之　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伏凖

寶應元年五月敕給事中韓賞中書舍人楊綰同充理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官又凖六典匭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為之臺中人吏强幹首控百司明敕特并入匭實同創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紙筆委本司條流聞奏至其年九月遂罷匭使初渤以故事至重請增置胥吏及添給課料事多不允渤遂請詔罷乃從之

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事李中敏奏應舊例所

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上檢尋文案不見降敕處所由等云貞元中奏宣恐特是一時之事臣以為之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寃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裁其可否非重其事俾壅遏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進狀及封章臣等但為狀引進取舍可否斷自宸衷庶使名實在茲明置

匭之本意敕旨依奏　其月知匭使諫議大夫李中敏
奏伏準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本設諫匭將防漏塞若
須副本恐不盡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
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或要名問如過旬日無處
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進狀即有金吾押
官責問住處匭院投狀即本司收投使狀人名便差院
子審復家第及主人旋牒報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責
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今伏請準前准牒京兆府

勑旨依奏勑五年四月勑匭函所投貴達下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煩碎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如知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實真寃屈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匭進狀所由畫時引進其餘並不在投匭之限宜與匭使准此勾當仍具副本投會昌元年四月勑應投匭進封事人等宜自今後並須將所進文書到匭院驗卷軸入匭函不得使進如軸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常式　大中四年七月勑應投匭及詣光順門進狀人

其中有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可採取放任東西未經兩三個月又潛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今以後宜令知匭使及閤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如故違與進者必重書罰

唐會要卷五十五

唐會要卷五十六

宋 王溥 撰

起居郎起居舍人

貞觀六年移起居舍人於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年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

蘓氏曰貞觀中每日仗進退後太宗與宰臣叅議政

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報簡記録由是貞觀注記稱為畢備及髙宗朝㑹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貞觀元年上問中書令房𤣥齡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案並在否𤣥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充故紙雜用令見並無太宗曰周隋官蔭令並收叙文案既無若為憑據因詰中書侍郎劉林甫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卿

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對曰臣當時任起居舍
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爲長官不可自專自專必敗
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不知也
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起居杜正倫進曰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
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于聖德非直當今有
損于百姓陛下慎之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尚書蘇頲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于史册以示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世傳忠清頲又服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謨猷出總藩牧成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之舊念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哀以

明同體之義使没者荷德于泉壤存者盡節于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即日舉哀洛城南面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

貞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言有事即隨記録今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後起居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於制敕内採録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

旨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樞政要專知撰録號為時政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嘗有時政紀宰相宜依故事為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敕記言記事史官是職昭其法誡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仗如有事可稱勸誡合紀述者按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

起居令其綴録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貞觀初置中書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詳録若仗在紫宸閣内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璹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録軍國政

要號為時政紀隨月移之史館及起居既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右史所守猶因于制敕時存筆札至于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書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唐敬休上疏求復故事累請于時宰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潾為江陵令上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

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服之無疑焉裴潾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於貶或有竊知者傳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于無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阼以來剗積代之妖凶開削平之洪業而又敬禮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

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自去年以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以古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無求於世潛遯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奏有夸衒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

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于遯逃如此情狀豈可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葢天地生以奉人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葢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

加之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于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藥竟無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之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

可疑之綱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置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寔在於此矣伏以貞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欵實其本職也

太和九年十二月敕宣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入閣日齎紙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自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曰文宗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謩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遂令進來時宰相鄭覃奏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也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論奏對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文宗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值弘

文館

大中六年九月敕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滿二十個月為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記言書事每切於旁求補闕拾遺未弘於歷選瞻言共理必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可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二人

從八品命掌供奉諷諫行次立于左右史之下仍附甲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歴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内供奉兩員又七年五月十一日補闕拾遺各加置兩員天寶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蕃戎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入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

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甲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于武皇江統納簡于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吏二主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奬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

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氊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于古今識邉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狄廣其縱横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茍悦于當時而狼子孶恩旋生于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邉鄙罹灾實由于此故老子曰國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齊人猶不以示之况于戎𢖍乎又按漢桓帝

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
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
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刄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
言之利兵尚不當使之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
哉臣竊計漢初冒頓之强盛乘中國之虛敝高祖餒厄
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
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

土之風不知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賢于城邑以氊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為少居内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面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推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止當刼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

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生革面凡有𢘊性莫不
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磾盡節以愚臣慮者國家方傳
丕祚于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擒覺稱兵不在外
方非所以肥中國制四方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
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皆一禁絶必若先在中國
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疏奏不納
萬歲通天元年孫萬榮等陷河北數州河内王懿宗擁
兵不敢進比賊敗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註

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見賊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之是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强兵數聞賊將至輒退賊入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于草澤詿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為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羣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流移

長壽二年右補闕朱敬則以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强公

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急耕疾戰人繁國富遂并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趨進變詐可陳于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毁諒可易之以寛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已竭不敢開一説効一奇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

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黙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争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若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

之遠盧禮樂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詞向畢芻狗須焚滑稽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舍況輕于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匭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兹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嗚條大戰牧野血變

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行無善跡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刬萋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鋩杜告訐之源絶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贈后父韋玄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劉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匡復未幾后父有私臣庸愚尚知不可史官執簡必直書今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歌頌向風忻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柰何行私恵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于膚寸尋木起于櫱栽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改

成命臣望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
謙沖之譽是則巍巍聖德無得而稱疏奏不納
二年八月節愍太子之亂兵部尚書宗楚客侍御史冉
宗雍共劾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請收付詔
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以
之亭育大寶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武王聖主也
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匡社稷所以龜鼎相傳七
百餘載始皇繼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

比宗親于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漢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虚為其心腹絳侯作其牙爪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國之安危在于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且安國相王者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同謀欲寘極法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陛下降明旨曉羣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則羣生幸甚

景雲元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為言陛下聽之太

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設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日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禄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錢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千萬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兩

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何不棄而改之令陛下旋阿韋之凶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文皇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于羣凶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內不改羣凶之事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

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于丹徼燕欽融見殺于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于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于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先天元年正月大酺睿宗御安福門觀百司宴酺經月不息右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晝史策猶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路上羅妓樂于中宵雜鄭

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譙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陛下近有不恤况于遠乎臣以為三不可也且正元首祚大禮頻光百姓喁喁咸謂業盛配天功埀曠代今陛下恩已薄

於衆聖酺即過于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徽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損萬民之財營百戲之資臣以為四不可也伏願晝則歡娱暮令休息若令繼夜無益聖明從之

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　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敕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第於每月奏事官數内聽一人奏對

大歷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狀即時進

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爲左補闕時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適章敬寺後爲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士幹官以褒之是日遣常內侍吳承情宣慰百僚令數事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爲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爲右補闕左拾遺崔羣韋貫之右拾遺獨孤郁等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

於是降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
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
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土先
是追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徐泗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
欲重陽節與百寮内宴拾遺李珏宇文鼎溫會韋瓘馮
約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于忠盡茍有所見宜即
上陳況臣等為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禄豈得隱默孤負
恩榮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追光愬及重陽令節欲

内宴百寮尚誠有之乃陛下親羣臣宏德澤之慈旨也
然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
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去于中邦告
遠夷之使未復其誠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讌内廷事將
可夫明主行為天下則言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
出如綸茍紊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
徙薪義實在此其光顔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
時當盛秋務切邉寇及是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

謀褒其舊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鐘賜宴酒食邀
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
令無非孝理因心屢形于詔敕行已實感于人倫惟在
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
當伏待刑憲
寶歷元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延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
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内中宣出恐
紀綱漸壞奸邪恣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

宮室修造太多延老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内供奉史館修撰薛延老為河中府臨晉令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任後盡以庫中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幸延老周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之延老性本强直未幾又議張權與程昔範不宜居諫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請假滿十旬為宰相李逢吉所出　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陳岵為太常

少卿岵常好釋氏學佛經中尤好維摩自為有得即加注釋輒復上獻遂有宣令與好官乃追前命列在清賢羣議紛然諫官劉寬夫等七人同疏論奏謂岵由徑求事因供奉僧進經上覽疏謂所言不實宣與宰相等云陳岵所進經寔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語卿等可即勘問并推排頭首奏來左補闕劉寬夫上表自言昨論岵之時不記得先後唯執筆草狀即是微臣今既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令尋究根本自相推排恐或遽相誣執

有損事體凡所論差誤臣盡甘當罪疏奏敕諫官六人各罰一季俸劉寬夫獨能當罪釋放然岵尋改少府監

太和元年十一月敕以右補闕高允中為侍御史允中自為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寶歷中常上疏云東頭勢重于南衙樞密權傾于宰相敬宗感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及終至非辜至是稍遷正人相賀　三年五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補闕李虞與御史中丞溫造街中相逢

温造怒李虞不廻避遂提李虞祗承人車從送臺中禁身一宿與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宰相外無廻避今温造滅棄朝廷典故陵陛下近官恣行胸臆曽無畏忌伏以事雖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失亂由之而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秩雖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御史中丞行李遵從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

喝道唯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聖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敕憲綱之設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遇途但祗揖而過其參從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迴避勿信衝突自今已後應各有遵從官行李傳呼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令各陳所見不要連狀涉于紕雜如有大段意見及朝廷重事必須連狀者即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代署敕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為左拾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奏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取李琢財物除安南致蠻寇侵擾不當居諫官之列時綯鎮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與元少尹蛻華陰令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符寶郎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為符璽郎開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敕傳國八璽既改為寶其符璽郎宜改為符寶郎矣舊制天子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用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徳者昌　天寳五載六月十一日敕玉璽旣改為寳其璽書可從之至十載正月後改傳國寳為承天寳

符寳郎

皇朝置二人隷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焉

唐會要卷五十六